珂雪詞外集

珂雪齋外集卷之七

公安袁

游居柿錄

壬子正月初三立春往二聖寺禮佛邑長令李公迎春於寺適邑人來看春是日以所分小居加直與遜之侄易中郎開居後即弓園油水中間之年四十三矣妻孥始有住處貧士之苦如此按油水發源白石山列水經今塞

五弟園中梅花盛開設燕花下

龔散木至時中郎次兒阿撫巳二歲蘊雲浦欣

然許以女姻散木爲媒妁定以此月之十五

日舉問名之禮予與散木將同入沙頭夜與

散木同宿

與散木從陸晚渡江夜飲於遜之侄宅傳叔虞

來

早至金粟園

馬茂才處見徵明畫及陸包山畫子瞻游赤壁

圖皆精妙

金粟園臘梅盛開花香一院招客痛飲至夜半

聞雷聲而散

天放晴早從金粟園登舟一帆下公安抵家午

食矣見大人體中較前大清泰快甚夜坐園

中聽雨坐

閒步過石馬橋時秀麥之色照人矣橋近王尚

書褒簡諱軾先塋人以塋中石馬寘溝中往

來因名石馬橋云

赴靜亭舅席于浦河飲稍縱歸時大醉初意本不欲多飲主人意欲成歡勉爲諧笑飲復至醉以此知防閑情慾須于未飲之先及未醉之時若旣醉則狂藥入心必無繩墨徒來明日之悔耳

坐櫻桃樹下花山僧往湘潭囘得李湘洲宮諭書近兄頗趨禪寂

欲往二聖寺以風不成行時書室門外櫻桃三樹盛開如雪

風雪大作赴人召夜覺咽喉作痛每赴一席輒作病數日以苦爲樂如此不知何日自解脫也

雪霽日出隱几聽屋下融雪聲甚快

晨起爲僧寂子書金剛一段作書寄王章甫漢川尹夷庚并作養母堂叙寂子師三和以母老摒養母堂名士多以詩紀予爲序而傳之

割園之半䅘華林爲佛堂命一道人掌之內掛丁蘭嵎所畫文殊像于其中永以此地爲䅘

華菴云是日渼知一生來受酒之禍敗德傷
生其害無窮誓從此大加節制不赴席不召
客即欲飲時自酌數杯亦自暢適一至沉酣
必動嗔淫戒哉戒哉
龔生玄在過樓下談及先夾山龔舅事公由太
原改嵐縣令卒于嵐年五十六歲初病時自
診脉云陰得陽脉殆不可治因危坐數日語
玄在曰吾事已矣惟念佛以待盡慎莫令婦
人女子來溷擾我夜忽夢如來相項之二童

子持一金牌上書曰龔公中品中生又有一
自縊婦人在前項上帶令岳州白絹舅問之
曰若與我爲寃對乎曰非也寃已解矣化爲
黑風而去醒卽告之玄在曰急念佛吾去矣
我爲作令未持戒律尚得往生四弟及中郎
小脩精勤若此何憂淨土耶取筆來我自書
一帋示之使知念佛之靈驗也書畢遂化今
臨終字跡尚存
天放晴往省大人甚清安時雲浦按晉中渡江

送之命僮僕束裝

往沙津送蘇雲浦按晉久雨忽晴柳麥秀潤輿
中看近溪諸老語錄是月思得老父體已漸
安玉泉之約不可久負況我須居家數月即
抱苦病易流之性往往濫觴不獨爲學問慮
即軀命亦當向靜處保養以此决意山棲送
過雲浦後即行矣午後抵金粟園園中桂樹
忽結實如蓮子生平未見亦大可訝
淸坐金粟園中閱四家語錄有省脫閒百念俱

清韻亭寂靜無念之樂

遂之住處乞得稗海一部凡六套吾友陶石簣

選會稽商氏刻也

閉門閱稗海命小僮及一傭書者隨閱隨抄可

效法者爲一集事關因果助發道心者爲一

集敎妄者爲一集可懲戒者爲一集

蜀中大叅曹能始見訪坐話甚久云今日兄亦

不必見顧此處有桃李盛開者明日同遊作

一日譚予曰此處有章臺寺稍可步卽約明

日同往

治酒章臺寺江右喻叔虞名應益在舟亦同往近寺路徑甚佳桃柳大放入寺後息于僧房憩于沉香亭以舊有沉香井也井陋甚能始問此即爲昔人章華臺否予曰此是豫章臺非章華臺也能始曰赤鼻本非赤壁一經文人之口假赤壁翻作真赤壁矣則謂此地爲章華臺可也

夏道甫至持李卓吾焦弱矦書字卷共看于大

槐樹下日暮散去是日能始云沙市城隍其
鄉縉紳陳蒲石也蒲石卒後降乩其家言之
甚詳曰其廟不在城中語多不悉記俟後會
再詢之作一記以示人也
同吉人步至菜花地上席地坐看野原桃花燒
灼
同散木步至舟中清坐一日夜臥不寧甚夢中
郎見呼曰已逝矣已逝矣胡不起胡不起
自三月初八日爲始先大人偶棄諸孤直至月

終料理受弔經懺諸事昏昏忽忽舊病復作

不暇書

偕二聖寺三聖閣後墻爲大人及兩兄祈冥福

也

禮懺得曾太史下世消息痛哭久之

東衰下長安謝孝便往魯宅

入村落間謝孝肩輿往三穴橋憩于茶菴爲亡

舅龔駕部及兄中郎共偕以三夏施茶者也

午至橋邊登泛鳬舟體憊極煩火撲撲舟眠

差得清凉

從三橋登舟午抵村中所過山庄駢列茂林脩

竹皆先人締創也不覺淚下漣如矣

拜于松楸飯于雲澤叔處

泊舟雙田往斅昇里謝孝此先舅龔方伯里也

飯于散木宅坐大松林下别去登舟王吉人

亦至宿于潔靈廟

往魯宅謝孝涔水一溪纔可容舟兩岸時有茂

林野花撲鼻楚詞所云望涔陽兮極浦卽此

水也

午至涔河市婿魯星卿來迎坐于後園樓下花草甚茂宅又有三層樓可望遠山星卿以予戒殺不宰牲甚快之

從涔河發舟晩抵清流灣

從清流灣發舟夜抵長安村雙田廟王吉人回從雙田早發舟回公安同年安福令蕭元恒有使歸便致鄒南臯朱玉槎弔中郎書予信筆答之即成行午後抵三穴橋微雨肩輿歸憩

於茶菴抵家已暮矣

寶方徃臨湘寄書來云已吊曾長石太史臨終

作偈而化可謂無恒化矣二年之內喪中郎

又喪我何思長石人世凄凉何以度日也

予新失父兄懷抱作楚甚沈痾不減醫者云惟

任意游遨散其欝火則尚可望生予是之盖

是時以全生爲大孝不宜拘守制之例也然

靜養之地非玉泉不可遂束裝往

從金粟園往玉泉偕者爲吳僧大雲吉人途中

農鼓村歌鬧沸宿于彌勒菴卽圓臺寺也夜

坐潑柳下納凉

從圓臺寺曉發度沮漳之水清風拂人水石瑟

瑟至當陽縣城外寺中閱空上人僧舍午飧

天微雨遂行不數里雨大注望玉泉山出生

雲如綿諸峰中惟此峯獨有奇氣可愛玩至

巳公嶺下雨益甚暫避于樵舍玉泉之溪大

沸塡絕橋吉人大雲不能前乃下馬跣行水

中幾沒腰隔度門可三里稍止復以肩輿行

沿途泉聲吼怒玉泉莊丁迎者亦至始得藺
長老冒雨持茶逆于路抵寺衣衫盡濕候吉
人大雲不至久之乃至如爾農夫尋呼大雲
吉人曰雖大雲普雨所幸吉人天相二人皆
笑夜宿方丈僧云此山中每有異人至則鹿
羣鳴昨兩夜皆大鳴故知先生之來也
看新菴規制甚爽豁登堆藍亭見諸山如畫不
覺神怡惟松樹稍長能障山色耳僧云近有
野豬二來山幸而無屏日暮無跡師來相見

悲喜交集

從山背取道至度門晤無跡師大雲吉人亦至無跡留予宿樓上夜話甚適以菴托無跡法孫法宣管理

別度門回玉泉寺夜至堆藍看月

謁關廟回至響水潭燕坐聽泉

無跡師來與大雲吉人往智者洞往歲以冬月來泉從關廟發源智者洞前之泉巳涸故過廟則不見水夏來洞泉大發接于玉泉之水

如一溪可三里皆從流水聲中過也攀蘿至
洞清坐菴僧具蔬飯跡公于藤石濮處自鋤
一趺坐地甚清涼入暮始歸流泉已印月矣
坐乳窟樹下見水石清湛之甚跣行其中晚至
鐵塔下席地而坐
往祖師廟看人發劉后梳粧臺伏磚菴中尚無
墻去歲已付工直與僧陶磚萬餘猶不足長
老云粧臺墻尚有古磚可用以廢臺治新菴
可也予仍留直作香供于佛乃取磚其堅潤

如石乃知先朝物力之富也

鳩工脩菴墻

脩菴墻畢功

立菴門送大雲王吉人歸大雲以花山緣事還

荆而吉人以收稻還里中是日撤去堆藍亭

軒窻易以磚穴以通風外翼以短墻前爲峻

級以山湲松茂恐有㕓狠虺蛇來驚定人也

堆藍亭墻成長日宴坐其上跡公來云風太猛

不可趂凉取適同話至日暮始下

游智者洞洞中沁凉不可久坐遂歸

金粟堂前門成

坐乳窟石墻下看一峯直上如灑墨潑霞水汩

汩齧其足蒲團坐水邊終日

從長老方丈移居金粟堂

跡公至同往乳窟凡三渡水至一石壁下寻以

小几坐泉中跡公坐大樹根上李生伏之據

石閒話日晡乃歸

坐堆藍亭祗園長老送齋齋後同往響水潭看

亭基盖泉水從關廟沸玉濺珠可半里出入亂石中至太石下滙爲小潭聲如旱地雷以直付僧令作一亭顏以雪籟雪取色籟取聲也

坐堆藍亭始看一日經午後復來乳窟聽泉午暑同伏之至乳窟聽泉僧倚雲後至寺敷蒲坐諸人各據石甚清凉

步至乳窟聽泉泉經雨聲愈壯晚見近山吐雲忽成兠羅世界月出破雲裏作冷青色殆非

人世

登堆藍亭看山雨中山淡冶甚宛似倪迂筆意

坐堆藍亭閱經午後聽泉

雪籟亭已成看豎立跡公云安得一佳聯書柱予曰有司空圖流水聲中過一生一語甚佳惜無出聯耳不得已湊一句作一聯云巉巖曲裏開三徑亦可跡公首肯者久之

于金粟堂後鑿一洞名幻霞

步至雪籟亭忽家中有大不得已事須予歸了

之噫嗟拚百丈亂絲乃得入山今又復走塵土中可嘆可嘆

辰起束裝跡公聞之來送天雨如注後始齊別跡公及山中諸衲午至當陽寓閼空禪室令人覓舟月夜發假寐中時聞灘水聲殊可愕雞始唱抵合溶

從河溶發舟漸覺水漲流平夜宿水村中不知何地

細雨濛濛曉過萬城千家浮水上水勢一望無

極青草赤沙不足踰其大也風更猛殊可怖
去沙市三十里𢮦舍舟覔肩輿午抵寓
閒坐金粟園中江水泛漲沙市街水皆沒脛防
禦晝夜不絕初𢮦自當陽登舟泛舟中望九
子諸山極秀冶色清聲厲無風濤之怖若得
一舟可以涉淺者遊其間且抵高安陽平諸
山中如泛千葉蓮花中可以畢此生矣是日
遂遣人往津市造一鸕鷀舟
六月二十七日灌洋堤破江陵水消江南岸盡

汲松滋堤亦壞公安受害田畝之稍汚者皆蕩然一壑矣

居沙市金粟園分異中郎宅上田産給兩侄諸姬中郎居宦十九年加以老父蓄積數十年合田宅種種不滿三千金兩侄僅可糊口惟作一宅沙頭規制稍異人遂謂中郎非澹然者予與中郎形影不離數十年未曾見其實升斗之田獨好架小小房屋排當極有方畧亦其性然也

遣人命眷屬空堤上居復與六侄仍居于園盖
中郎存日見予住于園乃以堤上居付予居
住中郎與予原不分爾我意謂可以忘言者
也不意中郎逝矣旣逝後予念侄子幼孤居
沙市其地繁華尤與少年不宜予空其居以
待之而侄子殊無歸意予恐逼迫之致相離
也姑寘之經一年此居上漏下濕頹壞不堪
又予新所分居差與園隔乃以予所分先居
與六侄換易補以一百五十金居之適侄子

有游冶事決意令其歸公安而予退居于園
蓋侄子旣肯歸公安則吾願遂矣僕僕遷徙
皆非所計也
回公安斗湖堤水漲一望千頃沉息舟在門因
往坐其上納凉
沉息舟繫大柳下水風撲面夜微月獨坐舟頭
意致蕭然看數千家如在甑中
復入沙市舟至黃灘夜宿曉從陸抵園
復從沙市歸肩輿至文村渡江時水漲千里浩

白對岸馬家市皆在水中

沉鳧舟漏甚令工修葺

六侄闔家俱從沙市下公安

乘小舟至柳浪水大漲抱甕亭皆在水中

看人鋤竹根種蔬

培橘樹橘樂亭前有橘四樹已合抱人知橘實之美不知其花氣味清絕諸卉不及也

獨坐園中看紫荆二樹參天紅酣因坐花下

泛鳧舟在輞湖爲猛風打壞沉水生平好舟居

令復不遂良可惋惜

閉門清坐微月濛濛坐紫荆花下內悲父兄外
悼友朋因病戒酒寂寂無一人往來可以倡
和者不知餘生何以度日

取玉泉所抄師地論逐字玩味不覺道心勃勃

午坐紫荆花下

閲宗鏡攝録危兄中郎集宗鏡精語爲攝録予
又檢其中之最精者爲攝攝録凡上下二冊

閲惟識論無論其中入理深談牛毛繭系即其

文字之沉邃與雅千古所無也予最粗疎然
閱此殊有淡解豈前生于般若稍有氣分耶
中秋往智者堂食素與述之侄棹小舟以往遠
林近樹俱在水中時大士塑壁粗具晚歸以
中秋節同侄月下清話
以鸕鷀舟泛湖初遊沮水從舟中望九子山如
画因思造一舟可涉淺者盤桓于鹿死青溪
之間歸來即令人往灃州津市造舟凡費十
六金爲期二十餘日而舟成中可設茶鑪酒

鎗埠水漲直至斗湖與諸弟同泛

松滋山人蕭湘來携有龍子羽及楊西來書二公皆謂常德今年大熟如往遊衡嶽幸取道德山共隨杖屨且可少作薪米主人予聞之甚快

設布帳坐桂花下

桂花盛開約八舅及諸侄共坐清談花下濃香撲鼻

僧顯宗以柳浪積水難居于斗湖堤後近萊公

祠建立新菴其地高阜可種樹初賣地人一
月前夢此地有寶盖羽葆衆貴人往來其上
已而作庵庵成而宰官居士鱗集其夢徵矣
眞前定也
郊游憩于顯宗新庵看新立樓匠
至鄰登中郎捲雪樓潸然墮淚
郝公琰至得潘景升書書中欲得中郎批點韓
柳歐蘇四大家文不知是書已佚散矣
重九登捲雪樓午後忽發大風揚沙拔木雪子

錚錚落

將遊武昌從草市登舟偕者爲王吉人蕭巨源泊于長湖畔龍口以日暮未過湖夜聽湖上小舟多歌笑聲乃知凡人遇水多樂不獨智者

從龍口發舟過湖湖面三十里卽孟忠襄引漢水入湖以爲荊西北險要者也湖中有少許地名八角墳皆前楚貴人瘞骴至湖岸邊尤多古墳纍纍起如陵考之水經注所云章華

臺者皆去此湖中不遠陵谷變遷都不可考

矣過湖兩岸多垂楊柳頗有逸趣

從趙鳳臺發舟夜抵仙尧鎮是日風日甚清美

舟人舉棹若飛乘月犯濤時時見有人家則

知爲鎮市至仙尧巳子夜矣

從仙尧鎮發舟曉風殘月獨坐舟中得詩二首

午後抵潢川行二十餘里舟人云自此江湖

合爲一流有便路從湖中抵蔡店月夜可行

也至湖中日已暮見萬里一㲼惟有煙林亂

黙水上中流猛風乍起倚月爲命月復爲黒雲所遮惟時時語舟人曰可稍近山以風再勁卽倚山泊庶有生望也又時有舴艋舟出沒葦林中殊憂盜賊波濤中忽見燈火舟人曰此蔡店也乃大喜抵蔡店已子夜

從蔡店五鼓發舟寻方穩臥天明聞槳聲而醒推蓬望天水相接一望無涯殊可駭異旭日漸升見水上小山鱗次武昌漢陽之山相逼而來曉霞如異錦絢爛盖水上霞也又灑然

神怡矣至漢陽門登岸寓黃鶴樓下觀音閣
僧舍
寓武昌觀音閣僧舍黎明發榜閱小錄親友多
被落遣小僕詢石洋長君宏卿名龥振于家
午步至長街看迎新孝廉是年試官命下極
遲至八月二十七日始到省二十九日首場
九月初三日二場初五日末場至此日始揭
曉亦異事也
步至水月亭晚酌于江閣入夜猶見江帆

善畫山水鄉春陽來晤弁晤貞戚王孫社友孝
廉葛更生亦來一見曰兄何瘦甚也予笑而
不荅更生曰令兄中郎與兄友于百出常情
弟所知也遭此能無瘦乎因反復勸慰數四
予心善其言
往遊九峯出城黃葉如雨息于洪山寺入門有
古松四株霜皮虬枝令人肅然登殿禮如來
後飯左掖官房望江山繡錯時水未退盡大
地皆波濤也繞塔覓徑路至東巖寺已微夜

籌燈閒譚人境清絕同遊爲李伏之僧世高
境從洪山嶔不數里靑靑之山澹澹之水出左
右旅憩于卓刀泉至此山愈層疊了不知九
峯所在忽從山口如永巷始見朱碧委藉山
間九峯環抱一寺如蓮花之褁蓮房而松楓
雜立若花鬚矣寺甚整麗正殿禪室凡伽藍
所應有者無不具備尤宜雨以處處皆有廻
廊不須屐盖也守僧出無念師衲衣弁鉢履
之屬予曰此非所急急從廻廊至獅子石登

山頂始窮山水之勝猶爲松樹所蔽不甚暢予曰此處得一高閣則九峯之美備矣于樹中見一處粉墻隱隱僧曰此陽邏也下山午餐復走前山望水武昌漢陽江色宛然在目松中據蒲安坐渾忘人世歸來小飲僧共說廬山之勝令人色飛大都此中諸峯環抱極爲幽邃而軒敞稍不足記李習之常言廝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天地間

之美其缺陷大都如此豈獨茲哉

從九峯發寺門有小廟予問故僧曰昔楚藩遣人爲無念擇地至前山欲定爲基有老人云無念道場尚須深入因以手指其處忽不見後以聞無念念公曰此姓周名某死社于此者也今仍以爲伽藍矣僧又云洪山山後頗有佳處遊否予異其言憩洪山急從塔後至山頂見道旁有怪石鐫有前代人字已泐不可讀既至其巔楚甸形勝一覽無餘盖今年

大水經秋不減千里皓白所存者出水之山

耳枕石而臥不知日之暮也

登黃鶴樓水漲止見諸山

辰起往尋舊更生覓舊社友王孫蘭澤壞垣古

屋僅見菊花十餘本相與話舊屈指十七年

之别矣

至漢陽晨起同王宓卿百步往朝宗樓樓甚壯

麗過晴川閣閣已圮其下亂石中有水雲庵

波湧

湃震蕩窻櫺登大別山風日清美臥

于草上逢空卿送酒者至飲文昌祠後從山
西下有怪石獰立可坐三和亦至同飯于大
別寺入夜歸水明樓下鄒春陽以予近作登
捲雪樓詩二聯繪爲畫見貽聯云細雨江南
樹濃烟渡口舟
寓漢陽天微雨游王石洋葵園園中有方塘可
二十畝臨水爲亭中多曲室窗房真棲隱之
所
別空卿諸丈于水明樓下從大別山湖中至漢

口風雨大作不成行憩于舟畔一民舍主人大醉語言蹇澁甚爲樂之

四鼓雨尚淋淋天明忽開霽遂乘風發湖波萬頃辛六槳舟不怖風濤午抵蔡店尚無故路復依山過湖至漢川已暮

從漢川發舟聞雞鳴卽行其實僅子夜耳過麻布口遇小舟甚多舟人曰盜也皆衝寻舟而去至陳伯亭尚未明晚泊仙飛鎮鄰舟云夜中空慎我等昨夜遇盜來共格鬬力盡而去

今夜當謹防之予登岸至民舍其人王姓者
肅客入予遂取襆留宿主人夜治酒甚歡且
云水災無尺地居民相率爲盜行旅宜慎贈
以金不受

從仙桃鎮別逆旅主人過漁范洪夜宿岳家口

中夜聞後船鳴金逐盜予驚起登岸頃之盜
舟疾于飛而去予復歸舟臥

從岳家口噗舟步過黒牛渡將近夜叉口得順
風一帆入口夜泊蒿臺寺

從嵩臺發舟過長湖輕風微月一望浩白初日
抵龍口時水尚未落所之皆爲湖至草市午
矣步至護國寺自來佛殿左佛光上人房
從沙市黎明渡江江霧未開登舟數里惟見積
水瀰天地了無邊岸午抵家園哭于大人柩
前時善堪輿夷陵謝居士響泉名三錫至云
法華寺前地吉將以月之十九日移兄中郎
柩于彼處至臘月初二日安葬予悲更爲之
喜人死歸山丘耳豈容久停華屋況先兄在

時甚愛此地吉凶未知慰其素志也

看人槃亭後墻竹子已符將盡墾其地爲蔬圃

步至顯宗新菴樓已成啜大雲啜茶歸園

微雨將入鄉移兄中郎及嫂李安人之柩于法

華寺地辰飯後同謝居士響泉以小舟至劉

橋登黿鷁舟風雨蕭瑟日暮出黃荆口宿于

大陽橋

晨從大陽橋至村中泊舟于輞湖微霽見煙林

漠漠亂點湖上

住村居聽後園紅鶴聲記子瞻詩云白鶴聲可
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
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則紅鶴之穢松其來
久矣今後園松多爲所穢而枯聲如哭訴誠
可惡非愁人所能聽也

飯後同謝居士雲澤叔侄祈年同至祖塋塚嶺
山前歲近山數百武來龍爲何氏地何氏欲
穿以葬予聞而持不可寧償其直後得予同
年表兄陝亢之力解予痛以禮而何氏立禁

約不葬小宗中頗以予爲多事謝居士見之
謂袁氏有福此來龍華盖穿破當有大凶予
謂凶與不凶不可必然先人厝骨之地自宜
保護而不免譏訕甚矣任事之難也後至先
祖鳳形山原而歸
十月十八日料理發引事寶方諸祔于櫬前拜
儀晚行奠禮傷無祿兄早世肝腸爲碎夜小
宗諸叔姪弟兄各治榼酒伴靈
十九日子夜即收拾喪車寅刻發引櫬重大鄉

人不勝任且今年澇多水田頗費心力予聲
幾爲之啞黎明登舟午從小河口入之字湖
湖淺舟易膠抵㙮已暮
二十日黎明移櫬法華寺之原用磚封固以俟
大舉事竣予歸公安
同響泉步至顯宗新菴時大雲將行往𦬼之午
飯後復與響泉步至大江畔藉草而坐看風
帆飛度入夜玉泉守僧玄徹來得無跡書是
日摘得家園黃柑二千餘枚

偕梅花與辰飯後與龔玄在響泉同步至二聖
寺看大士塑壁甚靈活不俗飯于智者堂
渡江息於中郎硯北樓下僧大雲以錢太史書
并巢松書至巢松住姑蘇花山寺花山跡久
湮居士趙凡夫恢復巢松住山僧也
玉泉堆藍社守僧回山予以字寄無跡囑令謹
視之予游稍倦即來作住山人也
松滋蔡茂才瑜字豐玉以幣至執弟子禮豐玉
有志學詩以生平所作詩示予送予陸包山

畫一軸亦非贋筆
步斗湖提鄒莊簡公坊上有尚書二字極遒勁
小字莆田周宣絕似米南宮周宣爲常德推
官後行取御史閩人也
偕豐玉夾步至二聖禪寺飯于寶公正法樓
下往殿上看大士塑壁泥坯已成尚未設色
頗勃勃生動亦佳手也後取宋畫應真瞻禮
及舊鑄二聖小像健甚
同豐玉巨源以鸕鷀舟泛江久不見水登舟甚

暢抵沙頭已暮共步至硯北樓

往硯北樓晤陵僧瑞宇至得南都諸公消息自

居樓上懶閱書每日午後即走堤上步至新

出沙洲看風帆往來率以爲常晚始歸

彭山人長卿卒于南都山人蜀長壽人客于荆

妻子貧甚遣人致數鐶其家

還公安念津市所治新舟下吳越者尚未完恐

遷延不中程自往視之至三穴橋登舟時已

暮風雨大作舟中聽雨殊快

微雨從三穴橋發舟一帆東下若飛予着重裘
坐舟頭尚有寒色兩岸時有湖水下注於河
淵淵作金石聲抵孟溪步至葛家棚逢綿鬍
覓酒飲各盡數甌寒乃稍定
發舟風帆甚駛頃刻數十里午後風稍定宿于
觀音港夜飲舟中睡甚適夢一人謂予曰增
汝鬚二寸當大貴予自捋鬚視之皓然如雪
醒呼吉人語之吉人云此晚亨之象也予笑
曰得鬚如雪足矣不必貴也是日所行程從

孟溪歷雙田廟黃湖口鄭公渡淸流灣蓮湖
渡仙刀嘴收麻嘴野雞尾觀音港
晨起行十餘里至津市水碧綠可愛未携佳茗
來不及試市所造舟尚未完稍改正其制即
復移舟至關山犬同寺寺僧都不復相識屈
指到此四年矣入門即問後山老松無恙耶
僧曰無恙予曰足矣遡岸而行頗有怪石爲
草封藏至彰觀山足見佳松至松下晏坐往
返不覺六七里歸舟中飱復遡河行見怪石

鱗立水涯可坐急着短衣赴之沙泥滑甚數仆乃得至見水上有數丈石空中多竅宛類大湖予跌坐其上呼吉人畏道險不至已而泥滑不可得上乃以腰帶繫手岸上人力持之始得登

天甚清朗買一小舟往嘉山大德寺寺有神僧所畫羅漢載于志遂往觀之憇于造舟處過儸神廟訊舟人云神甚靈每日刑雞求福者數百土人有小事皆至俗信鬼固其宜也不

數里見放鸕鷀者滿河皆以繩束其頸得魚則收而吐之或得一大魚則二三爲曹啣而出之死則爲念經呪以棺瘞之土如失兒孫楚之南洞庭爲大澤其餘小水不計其數居民以漁爲業所以取魚之法百端魚遊于江湖甚適乃不能逃此難可愍也夫此地蘆菔賤如土可以佐食人不食必欲食魚悲夫不十餘里抵新洲山雖不竦秀而多松夫松栢者山之粉黛綺羅也山爲增色矣上岸爲澧

陽舊城土垣尚存三山嶆抱一水如帶今之
新城遠不及也大德寺在土城中入寺訊僧
寺中羅漢云共十七軸半爲住持扃之他去
餘六軸神彩煥發宛有生氣遠覘益逼人其
絹素已裂實元絹也衣褶用筆極遒逸上作
水紋如髮予展玩再四真神物不虛此一來
矣此地亦名螢城即車武子囊螢讀書處也
早從津市發舟寒甚夜宿于清流灣
早從清流灣發舟夜抵雙田廟

南風大作一帆走三橋午抵園
以先兄襄事將近請題神主者遂與侄同至通
政司叅議李公道宇宅上拜請李公許諾是
日檢嫁女粧奩事已就緒
築樅苍廊墻
以嫁女馬宅渡江入郡南風大作從黃壇跨蹇
至沙頭
坐硯北樓下食素市中有牛乳及冬笋皆伊蒲
中佳具也

口中吐血痰兩口奔波如此憂鬱如彼固其宜
也
得祈年生長男消息是夜對門火起將延及廬
舍大呼人救聲幾瘂幸風轉火勢亦止
嫁女事竣火病稍發動移寓江上居將避囂養
靜故也訊昨日對門失火乃火藥舖焚殺三
人皆寄居者渓爲可悼是日血痰復作心悔
憾甚念少時得此病自甲辰始甚近日復舉
發老年元氣日衰那堪此症今春發動即止

遂戒飲半年近日間故態復作寔其病也根

不抽刀割腸不灰浣胃耳

靜坐徐寓叔賡至相與論養生之學

以鸕鶿舟同公安

與六侄商確葬亡兄事時響泉已入法華寺塋

破土矣念病體雖因酒慾多因勞心耗神所

致一事未了一事相絆不知何日解脱耳

王伯嶶來云本縣詩人陳七洲孫女流落貧甚

予遂以一鐶付伯嶶施之過三穴橋至馬腸

港水發源于松滋汎濫爲湖界以堤開則水害歸公安塞則松滋萬曆癸卯松滋之人率衆來决堤公安民禦之持弓矢刀劔以戰殺松滋民數十人當事者以盜堤論貸公安民始議實橋橋成爭始息橋畔崔晦之村居遣人相要遂迂道至其宅具酒食甚豐盛兒子能誦予詩遂艸一絕紀之午後渡孫黃驛河過雞鳴城城不知肇于何時大端天下擾擾草寇竊據處也抵郝郳舖暮矣行五里始至

新阡夜宿法華寺

從法華寺渡肉步河步高原望臺山有若笄子寓毛宅諸甥覔草書書罷閱龍舒淨土文頗覺此途之捷午後至新阡阡出于居民熊姓者族頗繁多過望與太初畓爲調停

通政司叅議李公道宇自公安至初請李公題主李公以初二日爲孤侄娶婦故先期來完題主事從權也弔後行題主禮設席于法華寺晩別去

十二月初二日卯時入壙予與孤侄相向而哭痛楚甚黎明諸親友皆散予收淚步阡陌間境况悽惻侄子與謝道人同看築灰沙午後予步往看大姊予同胞三男一女今兩兄皆亡矣止女兄一人在身又抱大病奈何夜宿于毛宅

予泣別于墓以輿夫至柘龍潭即予村也東下舟已成至村中予登舟泊于孟溪舟中可坐十餘人外用六槳堅而迅速予游山訪友之

資已具婚喪事已完准于明春東下矣
從孟溪以新舟至三穴橋遂留舟于此脩整窻
櫺晚歸于園
同八舅往晤李讁星時讁星自都中下第新歸
留午飯予戒飲一勺不入口是日得友人王
石洋書將久居太和不歸
辰起痰中帶血一口即止脾氣不佳
坐硯北樓下早請醫診脉云憂能傷人故耳夜
稍安寧

至金粟園少坐步大堤望江沙而歸
從硯北樓歸公安時體中已漸平
體中漸平今年春早園中斜月廊前梅花已大
放櫻桃亦含蕚是日長孫貽謀就乳養于祖
母處予年四十三得孫漸有含飴弄孫之樂
矣
寶方顯宗二衲至園因譚世間人作預脩者皆
寄錢冥司此猶未入犴狴而先結好于司獄
也不若易以西方爲妙凡爲父母及已預脩

者當歸依淸泰國中三聖人而以經懺布施濟之暇當考大藏定爲一式亦因勢利導意也

得夏道甫書道甫自麻城新歸云策杖龍湖蕭條可掬

辰與王尚甫同至三穴橋看新舟整潔輕利可以遂吾泛家浮宅之願矣時晦之亦以看舟至同午飯別去晚歸

崔晦之來同至二聖寺時室中塑壁磚砌已畢

工禪堂又脩外墻予所施茅亭已落成真堪
靜坐留謝響泉于三聖閣以其有幼子相依
不容遠遊也歸于園梅花滿地是日本省藩
叅住灃陽蔡公元履遣人唁先兄并以禮及
予徵予兄弟三人文集蔡公爲予友黄慎軒
先生乙未所拔本房首卷予屢欲晤之以身
在衰絰未果

清坐于園守歲風色甚惡

珂雪齋外集卷之七終